

福州剧作选



福州市剧目创作室编

2005

前 言

为鼓励戏剧创作，培养编剧人才，交流创作剧本，为专业、业余演出团体提供上演剧目，我们编印了《福州剧作选》。选刊剧本不限剧种、不限专业和业余，愿它在“百花齐放、推陈出新”和“古为今用”方针指引下，为开创我市戏剧创作新局面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，为人民服务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挥积极作用。

《福州剧作选》是不定期内部交流刊物，采取陆续编印的办法，希望我市专业作者和广大业余作者，把你们的新剧作寄给我们，以便选编印发。凡经采用者，略付稿酬，但不影响作者向其他刊物投寄。

欢迎演出团体及读者，将阅读、演出所选剧目的演出情况和意见反映给我们，帮助我们不断提高剧目创作质量和选编质量。

福州市文化局剧自创作室

一九八四年九月

归云彩

场次

歌	场	一	第
思	场	二	第
孤	场	三	第
祸	场	四	第
归	场	五	第
诗	场	六	第
归	场	七	第

人 物 表

- 黄伯兰 国民党少将，原军医处主任，到台后为军委会卫生参议，潜逃期中，改名魏芝圃，开业医生。
- 曾 耿 国民党中将，原参谋长，后为基隆警备司令、高雄警备司令。黄伯兰的黄埔老同学。
- 钟 汉 国民党少将，原后勤部主任，后经商，黄伯兰的内弟。
- 菊 仙 台籍名歌星。
- 钟 芳 黄伯兰将军的夫人，解放后成了名教授。
- 玉 娘 钟汉将军的夫人，台籍。
- 钟孝贞 钟汉的女儿，大学生，后沦为“导游女郎”。
- 钟孝贞 （童年）
- 朱 福 原黄伯兰的随从副官，后为新竹农场庶务长。
- 朱 母 朱福的母亲。
- 朱 妻 朱福的妻子，高山族同胞。
- 朱 义 朱福的独生子，黄伯兰的义儿，海洋渔业公司轮机手。
- 朱 义 （童年）
- 任九车 原曾耿的随从副官，后擢升为基隆警备副司令、国防部特派员。
- 王金榜 基隆警备司令侦缉处处长。
- 谢 彪 基隆警备司令部侦缉处侦缉员。
- 经 理 高雄市海滨导游社经理。

外 商 在台湾旅游的外国商人。

勤务兵 黄伯兰的勤务兵。

春 纱 黄伯兰公馆的侍女。

阿 豪 “魏芝圃医寓”的佣人。

杨副官 曾耿的随员副官。

士 兵

导游女 导游员。

游 客

目 录

- 现代闽剧
✓ 1. 彩 云 归 郑长谋 1—57
- 新编历史剧闽剧
岳 平
2. 洪 武 鞭 侯 卞 卡 58—100
- 古装闽剧
桐油煮粉干 郑长谋 101—123

第一场 骊 歌

时 间：1949年，福州解放前夕。

地 点：福州。

景：斜阳里。仓山，钟芳家。书房，陈设古雅，

正面有阳台，榕城风光历历在目。

〔幕在《彩云归》曲声悠扬中徐徐启：黄伯兰吹箫遣怀，曲终。〕

黄伯兰 （唱） 内战烽火何日休？

戎马半生付东流。

弁甲归田空恨晚，

定居闽山永逍遥。

钟芳妻呀！

夕阳默无语，

两处情悠悠。

我已命朱副官川北接眷，

重逢日卿卿操琴我吹箫。

〔朱母端药上。〕

朱 母 黄主任，药煎好了。（黄伯兰接药）

你说朱福去接太太，今天会回来？

黄伯兰 今天一定会回来。

朱 母 （嗅到药香味）哎呀，这剂药很香呀！

黄伯兰 这剂药是以当归为主，是我家乡的土特产，有名的彩云归！治我的老毛病十分有效。

〔传来枪声：“啪！啪！”〕

朱 母 枪声！？咳，这几天局势越来越紧张，外面传说纷纷，说于山王天君显应：“民国三十八，福州大流

血”！有没有这回事？您知道不知道？

黄伯兰 问我？

朱 母 您是少将军医处主任，难道不知福州城会不会大打一仗？

黄伯兰 打？逃都来不及啊！

朱 母 逃？再逃逃到哪里去？

黄伯兰 渡海，去台湾！

朱 母 黄主任！

（唱） 可怜我朱福儿是遗腹子，
十余载出生入死血染沙场，
得遇您好上司百般照看，
这些年战火里才得幸存。
都指望早早解甲母子相聚，
又谁知行将东渡此愿难偿。
只是我白发苍苍年高岁大，
这一别怕的是永不团圆。

〔人声嘈杂，一勤务兵匆匆上。〕

勤务兵 报告长官，朱副官……

黄伯兰 他怎样？

勤务兵 挂彩回来！

朱 母 （痛心地）黄主任……

〔朱福负伤上。〕

朱 母 朱福！

朱 福 妈……报告黄主任，太太安全到达，现在司令部，马上就到！

黄伯兰 你为何负伤？

朱 福 方才经过司令部门口，中了一枪……

黄伯兰 （亲切地看伤势）要紧吗？

朱 福 （忍痛地）没什么。

黄伯兰 他们为什么开枪？

朱 福 车子通过警戒线，刹车慢了一点，他们就连开两枪。

黄伯兰 我们有通行证么？

朱 福 有，但是他们还要什么特别通行证。

黄伯兰 （拍案）岂有此理！

朱 母 朱福，你今年流年不利呀，侥幸大命还保住，国姓爷香火袋快挂上（给套上），快跟我进去吃太平面，（拉福，福回头看兰）

黄伯兰 （点头）好好休息吧。（朱母拉福下。兰踱了几步，整装准备出去）

〔钟芳上。

钟 芳 伯兰！

黄伯兰 钟芳！（深情地依偎着）你受惊了？

钟 芳 我没什么，只是朱副官为了掩护我受了伤……（难过地）

黄伯兰 朱福真是我的好部下……

钟 芳 伯兰，近来，你身体好吗？

黄伯兰 很好。

钟 芳 （扫视，发现药碗）真的？

黄伯兰 是真的。

钟 芳 （以扇敲打药碗）这是什么？

黄伯兰 这？（微笑）

钟 芳 你都是骗我。

黄伯兰 不，我的身体没有大问题，有时有点疼，我就服下你寄来的彩归云，百发百中。

钟 芳 这次，我又给你带来一包了。

黄伯兰 （指着结婚合照）钟芳，记得吗？十三年前的今天，我和你在四川蓉城举行婚礼。

钟 芳 想不到，十三年后的今天，我和你在福建榕城久别重逢！

黄伯兰 除今天，这十三年间，年年此日，我俩都不在一起呀！

钟 芳 从现在起，年年此日，我俩都得在一起，永远不分开！

黄伯兰 永远，永远……你可记得，当年洞房花烛夜，你我曾经共学一支古曲也叫《彩云归》？

钟 芳 此事怎能忘怀。

黄伯兰 为了纪念我俩结婚十三周年，今天我又新填一首《彩云归》（献词，钟芳喜形于色）钟芳，你我何不重温故梦。再来调琴漫唱？

钟 芳 （微笑，调好琴弦，黄伯兰摘下玉箫先吹一段引子）

（唱） 风袅袅，雨霏霏，

故园今又动芳菲，

迎来彩云归！

铸剑为锄应有日，

前途自遣莫心灰。

闽江夜月朗，

照彻彩云归。

〔外声：“曾参谋长到！”曾耿着中将军服威武地上。副官任九车、两名卫士随上。〕

曾 耿 伯兰兄！

黄伯兰 介臣兄驾到，有失远迎。

曾 耿 老同学，何必客气。（对芳）嫂夫人，您好！

钟 芳 您好！

曾 耿 这几年都在教育界？

钟 芳 是。

黄伯兰 请坐。

钟 芳 伯兰，方才就是这位副官，如临大敌，开枪肇事。

任九车 （辩护）是这样，如果及时刹车不超出警戒线，根本不至……

曾 耿 任九车！（任立正）还不向前赔礼道歉！

任九车 是，任九车有眼不识泰山，黄太太原谅原谅，黄主任恕罪恕罪。

曾 耿 黄伯兰，这完全是一场非常不幸的误会。

钟 芳 这是误会！

黄伯兰 钟芳，你一路辛苦，去休息吧。

钟 芳 （领会地）曾参谋长，欠陪。

曾 耿 嫂夫人请便。（芳下）伯兰兄，关于你辞职之事……

黄伯兰 如何？

曾 耿 上峰尚未批准。

黄伯兰 批准可有希望？

曾 耿 这就不得而知。不过老兄此举，小弟大不为然！

黄伯兰 却为何故？

曾 耿 养兵千日，用兵……

黄伯兰 唉，当前，内乱不已，人心思定，号称八百万，早已溃不成军。官兵厌战，有目共睹，介臣兄难道对此无动于衷？

曾 耿 哎呀呀，你敢说，小弟不敢听呀！

黄伯兰 老同学吆。说话干脆脆，何必顾忌？

曾 耿 伯兰兄，你我身为高级将领，效力党国多年，不可一时感情用事。要知道，进台湾，尚有一线生机，留大陆，杀身之祸立至，还望一如既往，同舟共济，念在同窗之谊，才敢直言劝告。

黄伯兰 老兄来意我已明白，三军可夺帅，匹夫不可夺志，还望老同学多多谅解。

曾 耿 我谅解，上峰或也谅解，共产党肯谅解你吗？伯兰兄，卸下军装容易，卸下少将军医处主任的身份就难啦！

黄伯兰 从此后，我决不问政治，共产党要把我怎样，让他去吧，生死荣辱，我早已置之度外。

曾 耿 （感到棘手）好吧好吧，何去何从，请慎重考虑。再见！

黄伯兰 再见！（送曾下）

〔钟芳上，目送二人。〕

钟 芳 方才听他口气，只怕辞职已无获准之望！（兰上）

黄伯兰 钟芳，别去管他，我这位黄埔老同学，只知食君之禄，忠君之事，人家叫他做“标准军人”。算了，当真辞职不准，我就借病请假，反正不走定了。

钟 芳 （忽记起）唉，钟汉知道我今天回来吗？

黄伯兰 你说令弟？他奉命去厦门，今天可能会来。你知道吗？他早已做好赴台准备，单身汉有单身汉打算，连那座有名的“钟庐”大房子都卖掉，卖了十几根金条，去台湾成家立业。

钟 芳 哦：

〔任九车急上。〕

任九车 报告黄主任，后勤部钟主任在厦门得了急症，参谋长

请你立即抢救！他在机场专候。

黄伯兰 我马上就来。（任下）令弟突然得了急症。（取出诊包）

钟 芳 我也去！

黄伯兰 你？（沉吟）外面兵荒马乱，还是我先去看看。
（芳帮兰穿衣戴帽）。

〔朱福上。

朱 福 黄主任，你？

黄伯兰 去厦门一趟就回来，你别去了。

朱 福 不，这是我随从副官的职责。你到哪里，我随到哪里。

黄伯兰：好吧！（下，福随下）

〔钟汉上。

钟 汉 芳姐！

钟 芳 （怔住）钟汉？

钟 汉 你回来了？姐夫呢？

钟 芳 他刚走，到厦门去看你的病。

钟 汉 见鬼！我有什么病？

钟 芳 （紧张地）他上机场去了！

钟 汉 上机场？（恍然）姐夫他……

钟 芳 他怎么啦？

钟 汉 （支吾）没，没什么……

钟 芳 你心里有话，为什么不对姐姐说呀？

钟 汉 姐夫上当了，曾耿把他骗上飞机……

钟 芳 去台湾！？

〔钟芳如雷击顶，摇摇晃晃。朱母上，急扶住。

钟 汉 （隐隐听到飞机声）来不及了，飞机起飞啦！

〔一副官急匆匆上。

一副官 报告！司令手谕，（递文件）请你马上就去！

钟 汉 （看）芳姐，司令部紧急会议，我走了……
（钟汉下）。

〔机声巨鸣。一架巨型运输机低飞而过。

钟 芳 （仰天呼喊）伯兰！

朱 母 （仰天呼喊）朱福！

——幕 落

第二场 归 思

时 间：1965年。

地 点：台北。

景：中秋之夜。黄伯兰公馆，客厅。摆设着现代化家具，壁上有手书怀素体的条幅：“玉箫零落久沾尘，潦倒情怀似野僧，卜居怕近弦歌地，天涯犹念望归人。”落地钢窗外，远望一座座大厦高插云霄，霓虹灯闪闪烁烁。

〔幕外唱： 寄身台岛十六载，
沧桑巨变鬓毛摧。
西望伊人双袖湿，
难忘一曲彩云归。

〔幕启：黄伯兰噙着眼泪默默地望着钟芳的照片。钟汉提一大挂精致的节礼，携玉娘、孝贞上。

钟 汉 果然，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！

孝 贞 姑爹！

黄伯兰 哎，孝贞。

玉 娘 姑夫好！

黄伯兰 你好！

钟 汉 姐夫！（示礼品）

黄伯兰 钟汉，你又破费了！

钟 汉 给姐夫送节吆。

孝 贞 哎呀姑爹！你头发白好多了！

黄伯兰 是呀，姑爹老啦！

玉 娘 姑夫，今天是中秋节，我们特来请你到我们那边过节。

孝 贞 是呀，是呀，去我们那边过节！

黄伯兰 过节？

钟 汉 我昨天从香港回来，还是住在皇后饭店，你一个人闷在家里有什么意思，今天我和玉娘难得请来一位稀客陪你。

黄伯兰 稀客？

玉 娘 是我的同乡，好朋友。她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子……

黄伯兰 孝贞，来，吃月饼。

孝 贞 （假客气）我不吃，我不吃……

黄伯兰 哈哈……孝贞今年几岁了？

玉 娘 你试猜看？

孝 贞 是呀，看你猜得准不准。

黄伯兰 算得出来！（如数家珍地）民国三十八年，你我同到台湾。民国四十年开始编遣，我被任为军委会少将卫生参议，是有衔无职的空有官，你失去军职，改行经商，在港台之间做生意，才认识了尊夫人，华孚商行方经理的小姐。（转快）民国四十一年，你俩结婚。民国四十四年生孝贞。今年民国五十四年，正好十岁，没错吗？

孝 贞 没错姑爹。

黄伯兰 孩子长大了，我们都老了！噢！你常住香港，都不想回家乡观光观光，难道连打听打听她的消息也不敢吗？

钟 汉 芳姐的消息？托很多人查了，下落不明！

孝 贞 谁芳姐？

玉 娘 你的姑妈。

孝 贞 姑妈干吗都不在家？

玉 娘 你姑妈在大陆，在福州。

孝 贞 福州好玩吗？

玉 娘 “我忒哉”。（台湾话：“我不知道”）

孝 贞 哦，妈妈是台湾人，爸爸是大陆人，噢，哪我是哪里人？

钟 汉 你？

黄伯兰 你是中国人！你爸爸、妈妈、姑爹、姑妈，都是中国人！

孝 贞 都是中国人？那为什么姑妈都不来看我们？我们也不去看姑妈？

黄伯兰 （激动，涌泪）孝贞……这叫姑爹怎样回答？怎样回答象你这样千千万万的中国儿童？

钟 汉 玉娘，你带孝贞先走吧！

玉 娘 好。

钟 汉 （悄悄地对娘）他不肯去，你就请菊仙过来，马上来！

玉 娘 好，姑夫，我先走。

孝 贞 我不走！

钟 汉 跟姑爹说一声。

孝 贞 姑爹再见！

黄伯兰 再见，再见！（娘、贞下）

〔春纱端药上。〕

春 纱 黄参议，吃药的时间到了。（放好药，下）

钟 汉 你这毛病怎么老医不好？亏你自己还是名医。

黄伯兰 自病不能医吆。

钟 汉 你不能医，我能医！

黄伯兰 好大口气，你何时学过医？